

# 难以言尽的悲愤

——读法农《黑皮肤，白面具》与《全世界受苦的人》

刘伟

在弗朗茨·法农一生仅存的四部正式著作中，《黑皮肤，白面具》（以下简称《黑》）与《全世界受苦的人》（以下简称《全》）无疑是最重要的两本。前者写于作者刚刚结束青年时代的医学学习经历之后，是他前半生游移于法国本土社会与海外殖民地社会之间所获微妙体验的真切反映；后者则作于亲身体会过残酷激烈的反殖民暴力之后、即将不久于人世之前，既是对他自己短暂一生的大总结，又是心中多年郁结的大爆发。两书既有联系又有侧重，仔细阅读，不但可以深入了解到以拉美和非洲为例的被殖民群体文化和精神领域的真实情况，又能认识到法农在理论后期极力推崇的暴力民族革命的必要与残酷，或许还能感受到作者自己作为一名被殖民者的挣扎与痛苦以及在此情况下仍然未曾磨灭的悲悯情怀。无论是阅读反殖民主义还是阅读法农本人，这两部书都是绝对无法略过的经典。

## 忽明忽暗的两条线索

文化和暴力，是贯穿法农这两本著作的两条主要线索，也是法农一生关注的两大主要问题。要弄清《黑》、《全》的基本内容和法农思想的发展脉络，就不能不关注这两者及其关系。

**借助明暗线的变化，从文化入手引出暴力而最终又回到文化，是法农安排这两条线索的基本原则。**文化线索形成得很早，早在《黑》的前三章中就以典型的文化个案分析而被读者所熟知，作者先是对马提尼克岛有色人种的语言混乱和情感矛盾这两处精神创伤做了重点关注，接着又在其基础上提出了对殖民地文化现实的全盘总结与概括；而随着对殖民文化和反殖民文化的深入探究（从作者个人的经历看，就是亲身在阿尔及利亚工作了三年之后），这条最初的明线逐渐累积为法农后殖民理论的分析基础，成为隐藏在血淋淋的现实之后的一条暗线，另一条线索暴力——包括殖民者的暴力，但更重要的是被殖民者以暴制暴的暴力——则终于走到台前，以至于在《全》的开篇便迸发出一系列极力呐喊的激昂之声（第一章《论暴力》、第二章《自发性的的重要和弱点》、第三章《民族觉悟的不幸遭遇》）；到了最后，已经降为暗线的文化又重新回到台前，被赋予暴力的目的的重要地位，提出只有重建了革命的、民族的文化，才算是并且才能够获得完全的解放。**可以说，在法农看来，文化是思路、是视角，而暴力是手段、是方法，两者实际上是统一于被殖民者深重苦难的**

现实及其对反抗和改变的强烈要求之中的，两条线索明明暗暗不断交织，通过形式上的不统一为表达统一的内涵创造了条件。

进一步讲，正是由于对文化和暴力两大主题的深切关注，使法农的观点在西方理论界一直受到重视并引起了广泛讨论。一方面，他对暴力力量的鼓吹从某种程度上正反映了孕育之中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提出的对传统规范的彻底批判和对个人主义的推崇<sup>1</sup>，恰与战后思想界的宏观倾向相契合；另一方面，他从文化和精神角度对殖民主义展开的解释——认为殖民主义是在种族文化的优越感与文化霸权的掩盖下出现的、为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经济利益服务的文化心理模式——与同属激进革命理论、并曾开创了后殖民理论早期研究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明显相区别，可以说是为后殖民主义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推开了一扇视野广阔的窗子。此外，从文化角度切入的政治理论往往还有一个独特优势就是较强的普适性，如对被殖民心态的解释以及独立后可能出现的问题等等，均在之后非案例国家的实践中得到了广泛证实。这些特点都为法农理论在提出后的几十年间长期获得理论界的关注与讨论积累了优势。

### 快意恩仇与彷徨迷茫

所以我们不难看出，法农在这两本书中是在用一个交融的结构表达出了一个清晰的逻辑：殖民地人民从一开始就被迫接受了殖民者的文化暴力，逐渐认同了其先赋的二元划分，从而陷入了无休止的痛苦之中；因此唯有用暴力从历史上摧毁殖民者强加的所有，再重建民族文化的新秩序，才能从根本上消除痛苦。也正因为如此，法农在宏观上的观点才总是那么鲜明和完全——脱离全部历史、砸碎全部旧秩序、建立全部新文化，于是便能彻底摆脱“他为”的桎梏，孕育“自为”的新人，便能重新唱起黑人神圣的灵歌！也正是在这里，出现了一个快意恩仇、洋洋洒洒的法农，出现了诸多使读者畅快淋漓的得意之笔：他多次强调要主动脱离历史，“历史的厚重不决定我的任何一个行动”<sup>2</sup>，因为殖民地的历史永远是白人殖民有色人种的历史，用敌人的刀永远杀不死敌人；他激烈地批判欧洲文明，指出：欧洲文明以救世主的姿态，自以为在殖民地传播文明、创造文明，实际上却是在毁灭文明；自以为是在对黑人实行人道主义，实际上却是在杀人放火。这种斩钉截铁的决绝不但使被殖民者警醒，对于白人来说同样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萨特就曾在《全》的序言中疾呼

---

1 后现代主义发轫于上世纪 20-30 年代，至 70 年代后成为影响学界的重要思潮，从时间上看很难说两者的关系究竟如何，因此本文并不对此做辨析与探讨；但认为两者之间应该存在着某些联系，至少可以认为法农的相关观点代表了当时学术界的一种普遍思想倾向。

2 法农著，万冰译. 黑皮肤，白面具[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183

道：“欧洲人，读读这本书，进入书中……你们要拿出勇气读这本书，此书使你们感到羞愧。”<sup>3</sup>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农倡导的暴力确实成了全球各民族的通用意象——法农似乎成功了。

但是，如果细细研读法农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态度，我们又能很容易地在字里行间找出许多无法解脱的挣扎，这种情绪从作者对殖民地各群体充满迷茫和混沌的定位中就可见一斑：首先，掌权的民族资产阶级是法农心中最无法言说的纠结之处；一方面，他对这个通过鼓吹所谓的民族主义而获得合法性的资产阶级精英政权表示不满，不留情面地讽刺了他们的脱离群众、宗派主义和山头主义作为——事实上这些做法也都是与法农提倡的给予社会最底层流民无产阶级以利益的要求完全违背的；但与此同时，他实际上又承认前者在殖民地独立后获得的权力支配地位，不但苦口婆心教导他们要贴近群众等等，甚至还设计了具体的组织方案；这与之前快意恩仇的法农简直判若两人。其次，法农对于知识分子的态度亦是模糊不清：在分析“漂白”心态时，黑人或混血的知识分子是遭扭曲的、是值得同情的；在批判资产阶级掌权者的可笑作为时，知识分子是属于这批精英的一部分的，是应该被讽刺的；而当重建民族文化的重大任务终于出现时，知识分子又成了中流砥柱，被号召起来发挥最大的作用。有观点认为，恐怕就连作为黑人知识分子的法农自己，终其一生也没有摆脱“漂白”和“被漂白”意识的纠缠，不但请白人知识分子萨特为《全》作序<sup>4</sup>，甚至直至去世之前还被这种噩梦惊醒：“他们要将我丢到洗衣机里洗白”，而被后人不断慨叹。

况且，当激情与狂热逐渐消散，之前意气风发的绝决态度可能也出现了讨论的必要，最大的问题便是可能造成操作上的空中楼阁：按照法农的观点，被殖民者的完全解放当以民族文化完全重建为结果；但在殖民者推广的欧洲文明和原发性的古老文明均遭到深刻批判的前提下，如何不凭借任何先在的东西彻底唤醒民族意识，并用本土艺术宣传、教育和号召人民展开暴力革命，恐怕无异于徒手搭建一座大厦；当中是否存在矫枉过正的问题，尚值得进一步研究。

所以，为了探究这种差异性与对立现实的思想来源，我们最终可能仍然需要在作者个人的内心定位上来寻找一些答案，即发掘出法农的自我；甚至不妨大胆地做个猜想：法农

---

3 让-保罗·萨特，万冰译。《全世界受苦的人》1961年版序言[A]。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16

4 当然，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萨特就因其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并为其民族解放事业暴力辩护，而成为第三世界在西方的代言人，直至法农去世后仍继续支持“暴力有理”的主张；在观点上与法农大体一致。但萨特作为法国白人知识分子的身份，仍使人难免对法农的做法揣测不止。参见孙大川《昨日之怒——阅读法农〈大地上的受苦者〉》[EB/OL]。

<http://book.douban.com/subject/3751938/discussion/41915600/>，2011-10-02

可能正是用自己的一生证明了自己理论的洞察与灼见。从某种角度上说，这恐怕不仅是读书的技术性目的，也是对作者个人及其主张的最大尊重与支持。

### 不是什么和是什么的法农

于是，我们终于发现了法农的独特之处：由于他传奇、跌宕、富有戏剧性特别是悲剧色彩的精力与生平，不但难以将其著作当做典型的人类学作品来阅读（至少不是马林诺夫斯基意义上的经典人类学），也难以将其本人当做一个典型的人类学者来看待。所以，只有先打破传统的认识，明确他不是什么，才能真正发掘出他的自我。

——**法农不是一位典型意义上的人类学者**：他没有经过系统的专业教育与训练，不完全使用经典的研究方法和语言体系（特别是在《全》中），甚至对人类学最重要的价值观——文化相对主义持选择性支持的态度<sup>5</sup>；更明显的是，他并不把理论的写作、宣传和总结等作为自己生活的主要内容——他的后半生几乎都在与阿尔及利亚反殖民斗争中的精神病人、炸弹与地雷及各种政治外交工作为伴；理论在他那里不是目的而是工具，不是内容而是形式，不是用来设计实践、而是用来对实践加以解释的。

——**法农也很难被称为是一位旗手和所谓的“集大成者”**：后殖民主义研究的兴起与发展始终与全球各地风起云涌的反殖民运动实践保持着紧密联系，始终是相互促进不断影响的关系，而非阶段性的理论抽象与务虚。因此，当时在法农身后还不存在可以引领的理论队伍，没有现成的观点供他增添删削、取长补短，乃至“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他的理论都是对当时现实的反映和回应，其中自然也就不乏一些零散的、技术性的具体意见和方法。

——**法农更不是一个战争狂人或嗜血者**：他的暴力虽然凌厉彻底，但目的十分明确，对策较为完整，是“以暴制暴”而不是“为暴而暴”，更重要的是永远面向着“他者”而非“自我”；是一个站在高台上的带路者在自己对民众苦难的悲悯之上所迸发出的激情。

所以，法农似乎更应该是这样一个人：

——**他是一个有着深厚理论背景的实践家**：他从不去依靠某些现成的理论，而总是从殖民者的轻视、白眼、子弹和皮鞭中一点一滴总结得来最生动具体的观点；他从不为了在学术史上著书立说，而总是为了实现对“苦难大众”伤痛的解除及其灵魂的真正解放。

——**他仍然是一个探索者甚至是拓荒者**：他艰难地为刚刚起步的后殖民理论犁出一条

---

5 一方面，法农对欧洲（白人）文化的全盘激烈批判确实违背了文化相对主义的要求；而另一方面由于前者对殖民地文化确实存在着压迫和侵略，打击一种文化是为了解放另一种被它压迫的文化；使得这种违背又具有了坚持文化相对主义的意义。

新的沟渠，以直接指导正在快速蔓延的星星之火；不能要求他对各种问题都有完整的结论，因为这条渠还太浅，尚需更艰辛的工程方能行船。

——他最终还是一个从未真正摆脱苦海的“受苦的人”：说到底，法农这两部著作仍然受到了他自己纠结痛苦的一生的深刻影响：作为一个来自法国海外殖民地的黑人知识分子，他的前半生始终游移在法国本土社会与海外殖民地社会之间，来自白人的种族歧视和精神压迫使他无法被法国主流社会所接纳<sup>6</sup>，长期接受的殖民文化的教育又使他难以承受退回到殖民地社会中去现实；而在后半生当中，当他有机会以一个第三者的中立态度看待别人国家（即阿尔及利亚）的被殖民与反殖民现实时，他终于发现了暴力涤荡一切的无限力量，使倍受折磨的心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释放和解脱。只可惜天不予寿，难以留下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最终也没能真正得到心灵的完全解脱与平衡。

比悲愤本身更痛苦的是愤而无言；而无力言说和无时言说，则是更大的痛苦。

所以，如果我们能在阅读过这两本书后，真正地将那种难以言尽的悲愤之情化作内心的一缕不平静；法农若地下有知，亦能有所慰藉矣！

## 参考文献

[1]法农著，万冰译. 黑皮肤，白面具[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183

[2]让-保罗·萨特，万冰译. 《全世界受苦的人》1961年版序言[A].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16

[3]孙大川《昨日之怒——阅读法农〈大地上的受苦者〉》[EB/OL].

<http://book.douban.com/subject/3751938/discussion/41915600/>，2011-10-02

[4]徐贲. 后殖民文化研究中的经典法农[J]. 中国比较文学，2006（3）：17

**文章来源：**作者投稿

---

6 徐贲. 后殖民文化研究中的经典法农[J]. 中国比较文学，2006（3）：17